

中外经典阅读书系

童年

[俄]高尔基◎著

万亭 武文胜 编译

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★ 中外经典阅读书系 ★

童 年

[苏]高尔基 著
万亭 武文胜 编译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/万亨, 武文胜编. —北京: 军事谊文出版社,
2006. 2

(中外经典阅读书系. 第2辑)

ISBN 7-80150-539-5

I. 童… II. ①武…②万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苏联—
缩写本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5431 号

书 名 童 年
著 者 [苏]高尔基
编 译 万 亨 武文胜
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
邮 编 100011
电 话 66747357(编辑部) 66747236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80 千字
总 定 价 88.00 元(全 8 册)
E - mail jsywcb@126.com

版次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12)
第 三 章	(26)
第 四 章	(46)
第 五 章	(60)
第 六 章	(75)
第 七 章	(84)
第 八 章	(98)
第 九 章	(117)
第 十 章	(136)
第十一章	(158)
第十二章	(180)
第十三章	(204)

第一章

在一个昏暗狭窄的小屋里，窗下紧靠墙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。他穿着白衣服，身子显得特别长，他光着的双脚上，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弯曲着，那双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像两枚发黑的铜币，那张和善的面孔已经发黑，难看地龋着牙，很让人害怕。

母亲光着上身，只穿着一条红裙子，跪在那里，用我常爱拿来锯西瓜皮的那把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，从前额往后脑勺梳着；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她那灰色的眼睛好像要融化了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。

外祖母牵着我的手——她又胖又圆，大大的头，大眼睛，鼻子软塌塌的，有点滑稽可笑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显得线条柔和，十分有趣。她也在哭，哭的挺别致，仿佛用一种特别的声调在随声附和地给母亲帮腔似的。她全身颤抖着，硬拽着我，推我到父亲跟前。我躲在她身后，强拗着不肯去，因为我又害怕，又难为情。

我从来没看见大人们哭过，也弄不懂外祖母唠叨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跟你爸爸告别吧，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死的不是时候，没活到岁数……”

我曾得过一场大病，刚刚能下地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我有病的时候，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照看着我，可后来他却消失不见了，换上了脾气古怪的外祖母来照顾我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说：

“从上边，从尼日尼来，不过，可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！水

上可不能走路呀，小鬼头！”

这话真可笑，真叫人摸不着头脑。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，而在地下室里却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人，他是个贩卖羊皮的老头儿。他能骑着楼梯栏杆往下滑，要是摔倒了，就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事儿，我一清二楚，这和水有什么关系？一切都乱套了，稀里糊涂得令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头？”

“因为你总爱吵吵闹闹！”她说完，也笑了。她说得又有趣又亲切和蔼，所以从头一天起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现在我真希望她赶快带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母亲使我的心情很沉重：她泪流满面，号陶大哭，这引起我心里一种新奇的、不安的情绪。我第一次看到她这种样子，——她平时严肃刻板，很少说话；她总是穿戴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；她个子高大，像一匹马；她有着一副筋骨强健的体格和两只特别有劲儿的手。可现在，不知怎么，她全身肿胀，头发蓬乱，邋里邋遢，看着真叫人不舒服；身上的衣服都扯破了；原来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，像顶浅色的帽子扣在头上，而现在散乱地披在赤裸的肩膀上，还耷拉到了脸上，另有一半头发编成了辫子，摇来晃去，不时地碰到熟睡的父亲脸上。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久，可她却没看我一眼，一直给父亲梳着头发，还在不停地哭嚎着，哭得喘不过气来。

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。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，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划帆船，忽然霹雳一声雷响，父亲笑起来，紧紧把我夹在两膀中间，大声说：

“没关系，不要怕，‘小葱头’！”

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，马上又坐下去，仰面倒

下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紧闭着两眼，刷白的面孔变青了。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说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，你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了我，跑到门口喊道：

“亲爱的人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为了基督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我躲到一个昏暗的角落里，藏到一口大箱子的后面，从那里，我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，蜷缩着身子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哼哼呀呀地呻吟着，外祖母在她的身边趴着，用喜悦亲切的声调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！瓦留莎，忍着点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怕极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忙活着，触碰着他，唉声叹气地呻吟着，喊叫着，可他一动也不动，似乎还在笑呢。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好一阵子，母亲好几次站了起来，却又倒了下去。外祖母像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屋里屋外地滚来滚去；后来，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于是她点亮了蜡烛。

我大概是在角落里睡着了，后来的事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第二个印象是：下雨天，在坟场的一个荒凉的角落，我站在一个很滑的小土冈的黏泥地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坑里。坑底积着不少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坟旁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全身湿淋淋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庄稼人。温暖的像小玻璃珠儿般的细雨淋在我们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。”警察走到一旁说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两个庄稼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，打得水啪嗒啪嗒地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

来,开始往穴壁上爬,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。

“走吧,列尼亚!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,我从她的手中挣脱了出来,我不想走。

“你真是的,主啊!”外祖母不知是抱怨我,还是抱怨主,她低下头,在那儿默默地站了很久,直到墓穴都填平了,她依然还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庄稼人用铁锹拍着土,发出很响的回声。突然起了阵阵风,把雨给刮走了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,穿过一排排十字架,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?”当我们走出围墙时,她问我,“哭哭好!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不想哭,就不要哭好了。”她轻声地说。

这事挺怪:我很少哭,即使哭也不是因为疼痛,而是因为受了委屈。我一掉眼泪,父亲就笑我,可母亲却大喊大叫:

“不许哭!”

后来我们坐着小马车在一条泥泞的大马路上走,经过路两旁的深红色的房子。我问外祖母:

“那两只青蛙能爬出来吗?”

“不能,爬不出来了,”她回答,“不要紧,有上帝保佑它们!”

无论父亲还是母亲,都没有这样经常、这样亲切地呼唤过上帝。

过了几天,我、外祖母和母亲,搭上了轮船,坐在小小的船舱里,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,裹着白布,外面缠着红带子,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,从那又圆又鼓、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,在潮湿的窗外,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,时常飞溅起来,舐着窗户玻璃。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怕,”外祖母说,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,又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水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，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 waters 里了。周围的一切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在脑后，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的面孔阴暗，铁青，瞎子一般，她两眼紧闭，老是一声不响，人完全变样了，变成了一个新人，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：

“瓦里娅，你最好吃点东西，哪怕少吃一点也好，好吗？”

她却沉默不语，一动也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总是柔声细语，而同母亲说话时，嗓门儿总是很高，但很胆怯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有点怕我母亲，我看出了这一点，这使我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气哼哼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她的话使人感到莫名其妙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一个肩宽背阔的人走了进来。他一头白发，穿着一身蓝衣服，带来了—一个小木匣。外祖母开始把弟弟的尸体往木匣里放，放好后，她伸出胳膊托着小木匣，便朝门口走去，但她身体太胖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道狭窄的舱门，她站在门口，不知所措，样子有点滑稽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妈。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夺过了棺材，她们两人就都不见了。我留在了舱里，细细打量那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没了吧？”他弯下身子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城市。往窗外瞧，那就是！”

大地在窗外移动着，黑暗而陡峭的河岸显得雾气腾腾的，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刚刚切下来的一片面包。

“外婆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葬外孙儿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下去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还能埋到哪儿？”

我告诉水手，埋葬父亲时，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，他就把我给抱了起来，紧紧地搂着我亲了一下。

“你呀，小兄弟，还啥事儿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用不着心疼青蛙，老天保佑它们！你心疼心疼妈妈吧，看她已经难过得受不了了！”

我们头顶上汽笛呜呜地响起来。我知道，这是轮船的汽笛，也就不害怕了。水手急匆匆把我放到了地上，往外跑去，一面还说：

“赶紧跑！”

我也想跑开，就走出了门。昏暗的小窄道里没有一个人。离门不远的楼梯台阶上的镶铜边闪闪发亮。往上一看，我看见人们提着背包，扛着行李。显然，大家要下船了，那我也该下船了。

可是，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，大家都对我嚷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好长时间，人们挤我，扯我，摸我。最后，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，抱起我，解释说：

“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跑到舱里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，就走了，一面指着我叫嚷说：

“再动，看我不揍你！”

头上的喧闹声渐渐地静下来了，轮船也不颤动了，也听不见撞击水的砰砰声了。船舱的窗户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，舱里变得又暗又闷，那些包裹好像膨胀了似的，挤压着我，一切都糟透了。也许他们就永远这样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空荡荡的轮船上了吧？

我走到门口。门打不开，门上的铜把手也拧不动，我拿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身的劲儿向铜把手砸去，瓶子碎了，牛

奶溅到了我的腿上，流进了靴筒里。我由于失败而感到懊恼，便躺到包裹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，后来就含着眼泪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了起来，发出了哗哗的击水声。轮船的窗户也亮了起来，像一轮太阳。外祖母正坐在我的身旁梳头，她紧皱眉头，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些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地遮着她的两肩、胸脯和膝盖，直垂到地板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色的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撩起来托在空中，费劲地把那把梳齿稀疏的木梳梳进了浓厚的发髻里。她的嘴唇撇歪着，一双忧郁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，她那张脸在这一大堆头发中间变得又小又滑稽。

今天她看上去挺凶的。但当我问她，她的头发怎么长得这样长时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暖融融的、柔和的嗓音说话：

“大概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让我来梳这一大堆该死的头发！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头马鬃，到老来，我诅咒它！你睡吧！天还早呢，黑夜刚过，太阳才露头。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不想睡就甭睡。”她马上同意了，一面编辫子，一面往母亲躺着的沙发上看，母亲仰着脸，身体绷得很直，像根弦似的。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？小点儿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话就像在唱歌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般温馨、艳丽、芳香，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了我的记忆。她微笑时，那对宛若黑樱桃的黑眼珠瞪得圆圆的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，她笑容满面时，便快活地露出两排雪白坚固的牙齿，别看她黑黑的两颊布满了皱纹，但整个面孔仍显得年轻、明朗。但这张脸孔却被软塌塌的鼻子，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损坏了。她从一个镶银的黑鼻烟壶里嗅着鼻烟。她从上到下全是黑颜色的，她的眼睛——却闪烁着她内心的永不熄灭的、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身体肥胖，腰几乎弯成了驼背，但举止却像一只大猫一样地轻快而敏捷，并且随和得也像这种温柔的动物。在她没来以前，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

睡觉,但她一出现,就把我叫醒了,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,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,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,她马上成为我终生的朋友,成为最知心的人,成为我最了解、最珍贵的人,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,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面对苦难的人生。

四十年前,轮船行驶得很慢,我们坐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船,才到达尼日尼,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最初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。

天气晴朗,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呆在甲板上,在明朗的天空下,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镀上了一片金黄,铺上了一层锦缎。一艘浅黄色的轮船逆流而上,船桨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,发出隆隆的响声,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条驳船,驳船是灰色的,活像一只大乌龟;太阳在伏尔加河的上空浮动着,四周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着,更新着;青翠的群山宛若大地富丽衣衫的华美皱褶;河两岸的城市和村庄,远远看去,就像一幅幅彩画雕饰,一片金黄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瞧,这有多美啊!”外祖母从甲板的这一边跑到甲板的那一边,不停地念叨着,她容光焕发,高兴地睁大着眼睛。

她常常望着岸边出神,把我也给忘了:她站在船边,两手抱在胸前,微笑着,沉默不语,而眼里却满是泪水。我拽了拽她那挑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?”她一激灵,“我好像打瞌睡了,还做了个梦呢。”

“你哭什么?”

“亲爱的,我是高兴地哭,也是因为老了而掉眼泪。要知道我已经老了,我整整活过了60个春秋啦。”

她嗅了嗅鼻烟,就给我讲了许多希奇古怪的故事,什么好心的强盗,圣徒,各种各样的野兽,还有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。

她讲这些童话故事的时候,声音很低,也很神秘,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,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,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说话的声音就像唱歌似的,越

说越流畅。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，我每次听完以后，总是要求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再讲一个：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，他摇来晃去的，哼哼吱吱地叫：‘哎哟，小老鼠，疼啊，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’”

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两手握着它，悬空摆来摆去，可笑地装出一副苦相，仿佛她自己也感觉到疼痛似的。

水手们（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）站成一圈儿，他们一面听，一面笑，夸奖外祖母，也跟着要求说：

“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”

然后他们都说：

“走，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背地里干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总是在走来走去，禁止大家吃水果，他会把水果抢走扔到河里去。他穿戴像个警察（制服上钉着铜扣儿），总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，人们都惧怕地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躲着我们，她始终沉默着。她身躯高大、挺直，脸色灰暗忧郁，浅色的粗粗的发辫，像王冠一样地盘在头顶上——她身体强壮而有力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她被一层透明的云雾包围着；她那双跟外祖母一样的灰色大眼睛，就从这层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说：

“人家都在笑你呢，妈妈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祖母不在乎地回答，“叫他们嘲笑去吧，让他们笑个够！”我还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的那种孩子般的高兴劲儿。她拉着我的手，领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有多么美啊！这就是尼日尼，我的天哪，简直像一个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那些教堂，它们多像是在空中飞翔啊！”

可是，她几乎没哭出来，哀求母亲道：

“瓦留莎，快来看啊，嗯？你多半把这些地方都给忘啦！高兴点儿，高兴点儿吧！”

母亲苦涩地笑了。

轮船停到了河中心，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四周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。一条坐满了人的大船划了过来，钩杆抓住了轮船放下来的舷梯，人们一个跟着一个从船里走上甲板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，他走得飞快，穿着一件黑长袍，长着赤金般的棕黄色的胡子，鸟嘴样的尖鼻子，绿色的小豆眼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用浑厚而响亮的嗓音喊了一声，一下子就扑到了他的怀里，而他抱住了母亲的头，急忙用红红的小手抚摸她的两颊，尖声地叫唤着：

“这是怎么啦？傻丫头？噢哟！原来就该这么的，嗨，你们这些人哪……”

外祖母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，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，亲吻过，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，急切地说着：

“快点快点！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纳塔莉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卡捷琳娜表姐，这都是我们一家子，你看有多少人？”

外祖父问她：

“你身体好吗？老婆子。”

他们对吻了三次。

外祖父把我从挤成一团的人堆里拉了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转过身去问我母亲，还没等到回答，他就推开了我，说道：

“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模一样……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我们这群人沿着斜坡的小径往上走，小径上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，两边的高坡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最前边。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，他走路来步子细而快，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，从上往下望着他。两个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，像外祖父一样干瘦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曲卷着；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，这些孩子都比我大，都是安安静静的。我和外祖母、小个子舅母纳塔莉娅一块儿走着。她而色苍白，蓝眼睛，挺大的肚子，常常停下来，气喘吁吁地低声说：

“噢唷，我走不动了！”“他们干吗要惊动你？”外祖母气忿忿地说，“一家子蠢货！”

不论是这家的成人还是小孩，我都不喜欢，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，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，显得疏远了许多。

外祖父是我最不喜欢的人，我在他身上立刻嗅到了敌意。这样，我对他就特别注意起来，并怀有一种谨慎的好奇心。

我们走上了山坡，坡顶紧挨着右边的斜坡上有一条大街，街上有一座低矮的平房，墙上涂着粉红色的油漆，房盖得很低，窗户向外鼓着。从外面看，我似乎觉得房子很大，可是里面都是一些半明半暗的小房间，十分拥挤，就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一样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们，在忙来忙去，孩子们就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似的蹿来蹿去，到处都能嗅到一股从未闻到过的刺鼻气味。

我来到院子里，这儿也不舒服：满院子挂着整幅整幅的湿布，摆放着大桶大桶的各色浓稠的颜料，里面也泡着布。在墙角的一间低矮得快要坍塌的房子里，炉子里的木柴烧得正旺，有什么东西正咝咝地叫着，咕嘟咕嘟地响着，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喊着一些古怪的字眼儿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第二章

一种浓厚的、色彩斑驳的、希奇古怪得难以形容的生活，就这样开始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段生活，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所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。现在我把过去回想一下，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。有很多事情我很想加以辩驳，加以否认——因为在那“一家子蠢货”的愚昧黑暗的生活中，残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。

但真理要胜于怜悯，何况我又不是在讲我自己，而是在讲那个气闷的充满了可怕景象的令人难以呼吸的小天地。在那里，普通的俄国人曾经生活过，而且如今仍生活在其中呢。

在外祖父家里，大家相互之间都充满了敌意，弥漫着一种炽烈的仇恨之雾，家里人都互相憎恨，不仅大人中了这种仇恨的毒素，就连小孩子也深受其害。后来，我从外祖母的口中得知：母亲未来之前，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要求父亲分家。母亲突然回来，就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烈，更加急不可待了，他们担心我母亲要讨回那份本来为她准备，但后来因为她违背了外祖父的意志，而被外祖父扣下的嫁妆，舅舅们认为嫁妆应该分给他们。此外，他们相互之间早就为谁应该去城里开染坊，谁应该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村去住，而争吵个没完没了。

我们刚来不久，一次在厨房里吃饭，就爆发了这样的争吵。舅舅们忽然跳起来，把身子探过桌子，冲着外祖父大吼大叫，还像狗一样委屈地龇着牙、哆嗦着。而外祖父用勺子敲着桌子，满脸通红，像公鸡打鸣一样尖声叫起来：

“叫你们都去要饭！”

外祖母痛苦得脸都变了形，她说：

“全都分给他们吧！他爹，你也就心静了，分吧！”

“嗤！都是你惯的！”外祖父喊着，两眼直冒火。叫人奇怪的是，他个子这么矮小，却能喊得震天响。

母亲从桌子旁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到窗口，背转身去不看大家。

米哈伊尔舅舅忽然扬起手对着他弟弟的脸就是一下，弟弟大吼一声，揪住了他，两个人在地板上滚开了，发出一片喘息、呻吟、辱骂的声音。

孩子们都哭了；怀孕的娜塔利娅舅母拼命地喊叫着；我母亲用两只手搂着把她拖走了；快活的麻脸保姆叶芙盖尼娅把孩子都从厨房里赶了出去；椅子被弄得东倒西歪；身宽体胖的年轻学徒“小茨冈”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，格里高里·伊万诺维奇师傅，这个秃顶、戴黑眼镜的大胡子，却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把舅舅的手捆了起来。

舅舅伸着个脖子，稀疏的胡子蹭着地板，呼哧呼哧吓人地喘着气；外祖父绕着饭桌跑来跑去，凄厉地号叫着：

“亲兄弟！亲骨肉！唉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吵架刚开始，我就吓得跳上了灶炕，从那儿又恐惧又好奇地看着。外祖母用铜脸盆中的水擦洗雅科夫舅舅被打伤的脸上的血，他哭喊着，还跺着脚。而外祖母用沉痛的声音说：

“该死的，一窝野种，懂点儿人事吧！”

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拽到了肩膀头上，对着外祖母喊道：

“老妖婆，你生养的不是一群畜生吗？”

雅科夫舅舅走了以后，外祖母躲到了角落里，颤抖地哀号着：

“圣母啊，求求你让我的孩子们通点儿人性吧！”

外祖父侧着身子站在她面前，看着桌子，上面的东西都给打翻了，还流了一桌子水。他低声说：